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  
第四十三回 賞中秋挹香懷美 開夜筵素玉勸夫

話說那日中秋，挹香園設宴於拜月庭中，愛卿邀了四美人與挹香飲酒。抵暮，六人同到園中，只見月色如銀，滿園遍耀，天空雲淨，萬籟無聲。挹香一手挽了愛卿，一手搭在小素肩上，趁著月色，慢穿芳徑。林間桂蕊，撲鼻芬芳。過了海棠香館，兜入茶架，穿出芍藥軒，上假山，到拜月庭，六人坐定。愛卿道：「挹香你看，那邊這株金桂開得□分燦爛，映著月色尚且色若黃金，想日間看時更要繁盛些哩。明日命侍兒來採些做球帶倒好。」挹香微笑稱善。秋蘭道：「多採些兒做幾缸桂花梅兒，亦未始不可。」愛卿點頭稱好。素玉拍手道：「挹香，你是最善吃梅的，我們來做些與你吃可好？」挹香道：「好好好。」

說了一回，家人擺上菜來，六人飲酒。俄而玉兔騰輝，比初到愈加皎潔。挹香舉杯暢飲，四面觀望，只見觀魚小憩那邊一帶迴廊曲折縈紆，□分好看，便道：「愛姐，我想自從觀魚小憩新創了□二間旱船，我們尚未進去游過，緩日必須一玩。但是每閣中要一人憑欄而立，各舉一韻事。倘有粗俗者，罰酒三杯。」愛卿笑道：「你這人，想出來的事情總是離奇古怪。請問你自己做些什麼？」挹香道：「我麼，端坐於觀魚小憩中，看你們獻技，評定甲乙後，酌加獎賞。」愛卿打了挹香一下道：「你這人太會討便宜了。我們舉韻事，你麼看著，還要惹你做試官，評什麼甲乙，加什麼獎賞，那個來依你？」挹香笑道：「不然就不好頑了。」

小素道：「你說獎賞，將什麼東西獎賞呢？」挹香聽了，想了一想道：「你若考了第一麼，我賞你一個來意可好？」小素聽了，杏臉微紅，打了挹香一下道：「你這個精油嘴！」愛卿與秋蘭聽了不解，愛卿道：「甚麼來意？」挹香笑道：「你不懂的了。」愛卿道：「你說不說？不說我要噴酒過來了。」挹香笑道：「這來意麼，就是我來陪你之意。」愛卿啐了一聲，呼了一口酒，來噴挹香。挹香慌了，一躲，卻跌在琴音懷裡。小素看見挹香跌了，恐怕他跌痛，連忙去扶挹香，自己在桌上一絆，倒跌了一交，大家倒好笑起來，於是復歸坐位。

素玉與琴音問道：「你們說這許多口號，到底甚麼講究？」挹香笑道：「你們不要問了，考了第一，自然總有好處。」愛卿與小素聽了，俱掩口而笑。大家仍舊一些不解。

正在閒觀，忽聞一陣香風從木樨林中拂來，座上六人齊聲道：「趣極矣。」又見半空中起了無數彩雲，襯得這個月如水晶球彷彿，耿耿秋宵，□分絢爛。挹香見月色團圓，美人圍繞，不覺又想著月素起來了：「曾記那年青浦歸來，月妹妹開筵相待，宴賞中秋。如今是明月仍圓，美人已杳，想他此時對此一輪皎潔，也在那裡念及我了。」想著淚如泉湧。素玉見他淚下，便道：「為甚麼好端端又要哭起來了？」愛卿道：「他必是又在那裡想眾妹妹了。」挹香道：「我不想別個，只想月妹妹。記得昔年今夕，我到他家，蒙他款酒殷勤，□分情重。況平素間常存憐愛，我患病他家，他又隨侍藥爐茶灶，又替我代償藥錢。我病痊之後，要還他藥資，他反蹙然不悅，說甚麼患難相同，理當加此，待我金挹香亦為至矣。恨只恨我金某未曾酬其美意，遽爾分離。如今對此月圓，佳人何在，你想可恨不可恨，可悲不可悲！」

素玉便勸道：「你也不要悲傷了。從來孽緣易盡，好事多磨。就是月姐姐于歸甫里，盟訂陸君，你說也是多情之輩，你也可放心些了。其餘眾姐妹們分離，這也是勢之所迫。美人易暮，年華有不再之嗟，你雖作花鈴，究難保護他們一世的。」挹香道：「你話雖是不差，你可知人生知己難為別，就是你們五位姐妹，幸得不棄我金挹香，得聯燕好，若說你們都不以鰥生為念，只怕我更加要無趣了。」說著又取出月素所遺錦囊，細細瞻玩道：「你看月妹妹臨別時，猶不忘我，繡此錦囊相贈。如今見物懷人，我能不增秋水蒹葭之感耶？」說著又大哭起來。素玉見挹香如此定騷，只得又善為解勸，愛卿與眾人也相慰，挹香方才收淚。

琴音道：「愛姐姐，我們倒不如來聯句罷。」素玉接口道：「妙。」愛卿道：「今日我們聯句，不用自出心裁，須借古人名句吟之，即景成詩，限古風一首，可好？」挹香道：「倒也使得，不知可能使我稍釋懷人之念否？」便道：「誰人起句？」秋蘭道：「自然愛姐先來。」愛卿道：「就是我先說。」便吟道：

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」

挹香道：「這句詩害我又要牢騷了。」愛卿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挹香道：「月到中秋分外明，人到此時更惆悵。豈不是愈加添人感慨麼？可要我來續一句？」愛卿道：「不要你續。」琴音嘆道：「吾來續，吾來續。」便說道：

「醉邊閒把舊詩評。」

愛卿道：「好，好，好。這句詩可是黃庚的麼？」琴音道：「正是。上句乃『佳客相遇慰岑寂』。」挹香道：「如今是夫妻中秋多抑鬱，酒邊閒把舊詩評了。」琴音笑了一笑，打了挹香一下道：「那個要你多嘴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方好解我抑鬱，如今吾來說了。」愛卿道：「不要你說，要秋蘭妹說來。」挹香道：「吾就不說，但別人譏諒了河東獅吼，那時你悔之晚矣。」愛卿打了挹香一下道：「偏不要你說。秋妹快說。」挹香又笑道：「你情願做胭脂虎了麼？」

愛卿瞅了一眼，又催秋蘭說。秋蘭便想了一想道：

「天街夜色涼如水。」

素玉道：「我也想著一句在這裡了。」小素道：「我也有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你們那個先說？」素玉道：「我先說。」小素道：「讓我先說。」挹香見小素爭先，知道他詩句不甚熟的，便對素玉道：「讓他先說罷。」素玉聽了挹香，讓小素先說。

小素便道：

「小醉何妨倒玉罍。」

小素說完了，素玉道：「方才被你搶說了，如今我來說了。」便道：

「桂氣滿階庭。」

素玉說完，愛卿謂挹香道：「如今容你說了。」挹香道：「你們不讓我說，吾也不說了。」素玉道：「說說說。」挹香道：「不說的了。」愛卿道：「你不說麼？」立起來要扯挹香，挹香只得說道：

「冷光翠色入疏櫺。」

素玉說：「如今又是愛姐來了。」愛卿便說道：

「雲頭灑灑開金餅。」

挹香聽了道：「這句詩是你杜撰的。」愛卿道：「什麼杜撰，虧你一榜秋魁，難道這句詩都不曉得的麼？這是蘇舜欽《中秋新橋對月》，詩下句乃是『水面沉沉臥彩虹』，歷歷可考，怎說杜撰？」挹香笑道：「好姐姐，我同你說說頑話，你為何發起急來。如今待我來續一句罷：

「銀燭秋光冷畫屏。」

愛卿道：「又被你搶了一句。如今那個說了？」小素道：「我來說。」便道：

「一醉東風費萬金。」

挹香道：「好雖好，惜乎東風不切此時。」便續一句道：

「花仙夜入廣寒宮。」

愛卿道：「為何又要你聯，理該罰酒。」挹香道：「興到即吟，不妨罰酒，你斟來我吃。」愛卿便斟了一杯酒，遞與挹香。挹香道：「我要學學昔日鬧紅會的吃酒法子了。」便將嘴去受愛卿手中那杯酒。愛卿見他這般情形，又好笑又好惱，只得遞與挹香吃了。然後對琴音說道：「你快些說罷。」琴音便說道：

「開樽細說平生事。」

搨香又接道：

「東皇費盡養花心。」

愛卿道：「為何又要你說，如今要罰跪了。」搨香聽了道：「對此嫦娥，理該下拜。」便起身出位，對月跪下，使得大家倒好笑起來。搨香跪了良久，眾人叫起他來，搨香道：「愛姐之命，豈敢妄起。」愛卿見他如此，又好氣又好笑，只得出位來扶他。於是各將月餅吃了一回。

素玉道：「如今秋蘭妹妹你說一句，我來續聯。」秋蘭點首，想了一想道：

「微風動清韻。」

素玉見小素已有些醉意，便道：

「淺潮半醉流霞暈。」

素玉吟完，搨香道：「愛姐你快些說，又要輪著我了。」家卿便說道：

「花有清香月有陰。」

搨香道：「這□二侵韻中詩句甚少，我不來說了。」愛卿道：「豈有此理。方才不要你說，你偏要說，如今輪著你、你又嫌難，這是不能的。」搨香無法，只得細細的搜索一回，便道：

「洗杓開新醞。」

素玉續道：

「一半秋光此夕分。」

琴音也說道：

「睡鴨香濃換夕薰。」

愛卿道：「小素妹，你說一句，等搨香收句罷。」小素便想了一想道：

「如此良夜何。」

愛卿道：「為什麼說《寺經》上句子？」小素笑道：「也是古人詩句嚇。」搨香道：「雖則違例，用意頗佳，就算了罷，待我來收句。」便道：

「不可一日無此君。」

說著便抱了小素，小素倒覺□分顏赧。

愛卿笑道：「虧你好意思，偏做出這許多惹笑的事情出來。」搨香一頭笑，一頭挽了小素，踏月而行。愛卿等亦命侍兒扶了，各自歸房。那夕搨香便睡在沁香居小素處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